

当狗狗轻轻哭泣时

while the dog gently weeps

网谈人法情

曹菡艾 著



当狗狗轻轻哭泣时

while the dog gently weeps

网谈人法情

曹菡艾 著

Deborah Cao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当狗狗轻轻哭泣时 / 曹茜艾著. — 长春 :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2. 8

ISBN 978 - 7 - 5601 - 8741 - 9

I. ①当… II. ①曹… III. ①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②杂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64432 号

书 名: 当狗狗轻轻哭泣时

作 者: 曹茜艾 著

责任编辑、责任校对: 刘子贵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开本: 720 × 960 毫米 1/16

印张: 13.75 插页: 8 字数: 190 千字

ISBN 978 - 7 - 5601 - 8741 - 9

封面设计: 林雪

吉林市海阔工贸有限公司印刷

2012 年 12 月 第 1 版

2012 年 12 月 第 1 次印刷

定价: 5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 长春市明德路 501 号 邮编: 130021

发行部电话: 0431 - 89580026/28/29

网址: <http://www.jlup.com.cn>

E-mail: jlup@mail.jlu.edu.cn

序 言

我的东西游记

本文集的文章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关于中外文化、社会、法律的，另一类是关于动物的，换言之，涉及人与人和人与动物关系之主题，是我过去两年多写下的，记载了我对中西文化、社会、法律，特别是对动物的思考和感想。很多文章中也含有我同网友的互动对话，共同思考探讨人与人和人与动物的关系。一些文章中还带有我用语言无法描述的痛和我心中的希望和企盼。

偶然机会让我开始用中文撰文。一位澳洲华人朋友最初给我介绍凤凰博报。注册后没太留意，有一天我忽然发现我的一篇文章吸引了很多读者，而且还有上百条评论留言。同时我也发现很多评论不时神秘消失，让我感到好奇，感到欣慰，感到不快，但那是一种从未有过的兴奋，让我从此成了博客控、微博控。

过去几年的中国网络经验让我受益匪浅。我的很多网络读者，特别是凤凰博报的成千上万读者，是我传统纸质书籍文章无法找到和拥有的读者。特别值得一提、也令我自豪和感激的是，2012年10月，我入围“博客中国”的博客十年影响中国百名博客评选，被评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200名博主之一。互联网让我结识了新朋友，有共同关心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网友，也有关心中国动物的朋友，特别还有分布在中国各地的动物救助人朋友，年长的，年轻的——我的“狐朋狗友”们。广州的一位中学生还为我画了一幅有关动物的画，现收集在书中。

博客，特别是微博，即时互动，让我随时学习反思中华文化，包

括重新学习我的母语中文，了解中国每天都在发生的变化，触摸中国普通人的脉搏，同时也让我扩散传播动物伦理、哲学理念和动物法，有时感觉好像在给学生上课，但不仅是我在给人上课，而且我也是在学习。我写的文字说的话，不再是学术理论术语，而是我的网友能听懂的普通话，被转，被传，被重复，被记住，让我感到十分欣慰。作为知识界一份子和地球人，我写的文字不仅被其他学术人阅读，也被网友看，影响人的思维改变，不论这些改变多么渺小。我也做过新浪的微访谈，同反对动保的人辩论过，被人骂过。我也同其他关爱动物的网友一样在十万八千里以外支持中国动物救助，通过网络参与了在北京、天津、四川、江苏、云南等地救猫狗活动。我也不时在网为中国流浪猫狗找领养，同救助者分享为猫猫狗狗找到家的喜悦，也为不幸死亡的小生命哭泣。2011年《纽约时报》采访时我曾说，中国目前正在经历一场中国式的动物解放运动，是普通人参与的由下至上的草根运动。我，同网络动保社区的网友一起，成了刚起步的中国动物解放运动的参与者、见证人。网络，让我们远在天涯却近在咫尺。微博，让一个人的声音扩大几十几百几千倍。

最后，文集中很多文章表达了对世界，特别是对中国世界、对自我中国心理“基因”、对人生之我见，其中也渗透了我多年的家——澳大利亚的文化，还有多年来潜移默化影响我的犹太文化，代表了个人心路历程和思维，是我作为个人，对人和对非人的动物之感悟，在东西方世界中和之间游历。也许，这是我的西游记，当然也有西游之后的东游记。



Preface

My Journey to the West and back to the East

Two major themes are covered in the book: the human trilogy of culture, society and law, and the realm of animals. In other words, the book is about human to human and human to animal relations. It comprises a collection of essays I wrote in the last few years, reflecting my thinking about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society, law, and above all, animals, enriched by the interactions I have had with my Internet readers and fellow bloggers on and off line. Some of the essays also carry the pains I felt when learning about the enormous sufferings of animals in China as well as hope that things are improving albeit slowly.

I started writing essays in Chinese by accident. A Chinese friend in Australia first introduced me to the ifeng blog of the Hong Kong Phoenix TV. I did not write much until one day I suddenly found I had many thousands of readers and many dozens of messages from readers in response to a piece I wrote. Almost simultaneously I also found that many of the messages disappeared mysteriously. It is China alright! I became hooked, and have been ever since.

Over the last few years, I have gained many new readers for my work that I would not have reached through traditional publication of journal articles and books. This is exemplified by my ifeng blog where each of my essays has thousands and tens of thousands of hits. I have made new friends

from across China and beyond, and many of them animal lovers, rescuers and advocates, young and old. A high school student blogger produced an animal themed drawing which is now included in the book. It is particularly worth noting that in October 2012 I was named, chosen from several hundred thousands of Chinese bloggers, one of the top 200 most influential blog writers in China.

I have learned much from my Internet experience in rethinking about my animal cause, about China, Chinese culture and my own Chineseness, including re-learning my mother tongue. Blogging and microblogging have enabled me to disseminate ideas about animal ethics, philosophy and jurisprudence. Sometimes it feels like teaching, except that there is no classroom, everything is largely spontaneous, and I am both a teacher and a learner. Furthermore, the words I write are no longer academic jargon, but a common parlance that my fellow bloggers can understand. They get reposted, copied and re-used. They get repeated and remembered. As an intellectual and a global citizen, I take pride in the fact that my writings are no longer just read by fellow academics, but by ordinary citizens, affecting change in society. I also had the opportunity to do Sina weibo (the most popular Chinese social media) online live Q&A sessions on animals, had lengthy debates on animals with anti-animal protection individuals, for instance, with dog eating bloggers on dog eating, which were documented in the book. I was occasionally verbally attacked by anti-animal bloggers.

Apart from writing, I participated, via Sina weibo at long distance, with many tens of thousands of Chinese, in major animal rescue efforts intercepting and rescuing truckloads of cats and dogs from being sold and savagely slaughtered for their flesh. I once told the New York Times that China is undergoing a grassroots animal liberation movement. This sea change is gathering momentum with each passing day and with the participation of more and more ordinary Chinese through the Internet and in person. I have also



worked with individuals, especially young people who rescue homeless cats and dogs in distress or illness; and have shared with them joys and laughter when animals were rescued and found homes as well as sadness and tears when the animals passed away. In a major way, we have witnessed and participated in Chinese animal liberation in action. The microblog magnifies a message, often from a lone voice, tens and hundreds of times. The Internet has made us close even though we are far away.

Finally, some of the essays are personal, expressing my views on the world, in particular the China world. Some also carry influences that have shaped me over the years from non – Chinese sources, in particular, Australia which has been my home for over twenty years, and Jewish culture because of family connections. In a way, the book embodies my travelling in and between two worlds, the East and West, and of humans and non-humans. It is my Journey to the West and back to the East!

目 录

第一篇 海内天涯

1. 谁说我不是中国人	2
2. 同饮长江水	4
3. 孔子没有教给国人的一个本领	7
4. 我遇到了韩寒说的中国人	10
5. 中国人为何不幸福	12
6. 朋友知多少：为中国择友支招	15
7. 中国人的幽默感哪里去了	17
8. 美中不足：从奥巴马总统访华看山寨英语	20
9. 国人的英语疯狂	22
10. 取名、第一狗及其他	25
11. 虎年伊始，黔驴技穷	28
12. 从端午节看国人底气不足	30
13. Big 有多大：希拉里学成语	32
14. 山寨汉语和山寨英语之乐趣	34
15. 难倒老外和我的汉语听力题	36
16. “金砖国家”的金来自何处	39
17. 也谈中国能否救西方	41

18. 求医:也谈韩寒卷入的人造战争	43
19. 中国的房价物价为何比国外的贵	45
20. 从死看生	47
21. 说假话的艺术	49
22. 微博名利场中的性情中国人	51
23. 天下乌鸦一般黑:网络文字暴力口水战	54
24. 你今天随地大小便了吗	57
25. 雨中行 伞下人	60
26. 我是中国人:永远做个乐观者	62

第二篇 吾之心与境

27. 北京的另一之首,流浪另一族	67
28. 面对动物的痛苦,唤起人的良心	70
29. 廉价的生命:中国为何有如此多的“杯具”	75
30. 也谈救人救狗,虐人虐狗	77
31. 动物的痛苦也是我们的痛苦	81
32. 没有国人,哪有国家	85
33. 当师生失去良心时	88
34. 为了小动物潜伏	90
35. 我同食狗人的对话	92
36. 熊和人的泪	101

第三篇 国法天理人情

37. 鱼之乐与苦	105
38. 中国的小动物需要人关怀	108
39. 在中国知识界展开有关动物地位探讨之必要	110
40. 动物保护法中国自古有之	112
41. 动物在当代中国法律中的地位	118
42. 什么是动物福利	124
43. 活体动物试验的功与罪	129
44. 虐待动物与虐待人	132
45. 致中国市长的信	135

第四篇 老外的情怀

46. 以色列之国,之土,之民	139
47. 舌尖上的道德:犹太食膳引发的联想	141
48. 法是什么:外国拆迁和中毒故事之启示	145
49. 我的权利我做主:你今天告诉他了吗	148
50. 国和人的自信和底气	151
51. 老外的死板和灵活	153
52. 年轻的澳洲老人	155
53. 人少的小小烦恼	157
54. 谁之过:中西方教育之差异	159

55. 迪伦的法律	161
56. 反恐的法庭利器	163
57. 替动物打官司	165
58. 令麦当劳头疼的官司	171
59. 吃还是不吃	176
60. 飞鸟的自由	186
61. 媒体和民意的力量	187
62. 又是美国资本主义惹的祸	189
63. 吃的道德	193
64. 奥斯卡金子般的爱心	195

第五篇 飞禽走兽之天地

65. 悲惨世界中的感人	200
66. 大象舍己救亲人的启示	202
67. 英雄不问出身	204
68. “狮”情画意	205
69. 不“狗”言笑	207
70. 悬崖勒马	208
71. 动物似人还是似物	211

第一篇

海内天涯

Home and away



My beloved Genghis

谁说我不是中国人

回国前三天，突然想起我忘记了办签证，匆忙赶到城里的中国领事馆，加急办理。还好，第二天就拿到了签证。我二十年前就已加入澳大利亚国籍，这些年到欧美各地和港台，都不需要签证，唯一需要签证的国家就是我曾经祖国——中国。

我先生出生在纽约市。多年前他到澳洲工作，并从此爱上了这个国家，坚信澳洲比美国好，因此加入了澳大利亚国籍。有趣的是，多年来他到国外旅行都拿澳洲护照，到那里都对人说他是澳洲人，尽管他有美国口音。澳洲如同美国，也是移民国家，澳洲人来自世界各个角落，不足为奇。他多年来回美国探亲也都是用的澳洲护照。可是，十多年前，他申请去美国的签证时，美驻澳大使馆工作人员来电话，我们不能给你去美国的签证因为你是美国人，我们马上给你发一本美国护照。美国承认双重国籍，澳大利亚也承认双重国籍。就这样，我先生就又开始持有两本护照，一本澳洲的，一本美国的，可他出国还是用澳洲护照。

我先生是美国的犹太人，先辈是近百年前从欧洲因为犹太人遭迫害移民逃到美国的，是欧洲后裔。从长相上看，他说他是美国人还是澳洲人，反正是白人，没有人会看得出来他的祖辈是哪里来的。他的名字也是欧洲人的名字，多数人看不出来是哪里人。

可我就不同了。我长得就是典型的中国人：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睛，小眼睛，毫无疑问，从头到脚就是一个中国人。我的祖祖辈辈都是炎黄子孙，我的祖籍是孔子的故乡山东，我是一个正宗的中国人。还有我的姓，就是中国人的姓，澳洲人和其他的外国人连念都念不出来，他们不会发音的、只有中国人会念的中国姓。我去港台，当地人也看得出来不是他们那里的人，因为我个子很高，一看就知道不是当

地人，而是中国大陆人。多年前在国外旅行，有人会以为我是日本人，我都会纠正他们说我是中国人。这几年去中国，人们反而会问我是哪国人，有时跟我说英文，将我当成外国人，邀请我去中国大学讲学，称我是外国专家。去国内开会，我对会务人员说我是中国人，他们说你不是。

在中国以外的国家，每当有人问我是哪国人时，我都会说，我是澳大利亚人，我也是中国人，因为虽然我是澳洲公民，我现在人生将近一半都是在这里度过的，参与澳洲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我永远也都是一个中国人，这是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事实，我的基因就是中国人的基因，我的面孔就是中国人的面孔，我就是中国人，尽管我没有中国护照，没有中国户口或居民身份证，但我从来没有主动放弃我的中国国籍，我从来没有经过任何正式手续确认我放弃我的中国国籍。澳大利亚没有要求我放弃中国国籍。我的中国国籍不见了，是因为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看到报道说印度近两年修改了国籍法，以便让拥有外国国籍的印度人同时有印度国籍。刚看到报道韩国近期开始也允许双重国籍。这样做都是为了减少人才外流问题。

最近几年因为参与国内的动物保护工作写书写文章，有人说我是外国人，不应该掺和国内的事。可是，关心我曾经出生成长的国家，难道不是我应该做的吗！不论现在是什么国籍，每个华人，炎黄子孙，不论在世界哪个角落，难道不应该有一颗载着中国血统的中国心吗！

你说我到底是什么人！

同饮长江水：我的美国友人

虽然我们认识时间不是很长，虽然我们见面的时间很短，但他是我最好的朋友，我的挚友，我的知己。他是一个住在北京的纽约客，我是一个住在澳洲的中国人。

他是个中国通。他说中文，虽然有些老外口音。他用中文写短信发邮件，虽然有时有错别字。他吃饭用筷子，喜欢吃饺子，在北京的餐馆吃饭点菜比我更地道老练。他 20 世纪 80 年代就曾到过中国，回美国后在报社工作，一直做记者。他还曾因报道纽约 9.11 恐怖袭击同《纽约时报》同事一起获得过普利策新闻集体奖。2008 年，他再次从美国来到中国，是《纽约时报》的驻京记者。这里我不谈他的工作，尽管我是他的忠实读者，第一时间阅读他的文章，第一时间告诉他我的感受。我这里要说的是他同我分享的业余乐趣，或者说我们工作以外的事情，我们的课外作业。

我这几年一直在写动物法律和动物救助的话题。偶然机会，我同他因其他事情简短通信，之后没有太多来往。后来，我有一次写信给他，最后顺便问他是否想领养一个我在帮助找家的北京流浪猫咪。没想到他回信说他也正在帮助他家胡同里的流浪猫咪找家。又到了后来，他来信说他正在帮助北京的一个救助流浪猫狗的阿姨，问我是否能参与。正如英文所说，“the rest is history”，接下来的事情已成为历史，成了很多他的朋友和我的朋友都知道的我们救助北京流浪猫狗的历史。

因为工作原因，他时常旅行，时常回纽约。尽管我们天南地北，一个在北半球，一个在南半球，尽管我们有时时差相差十多个小时，但时空国界没有成为障碍，我们通过电子邮件和电话一起成功给北京多个流浪猫咪和狗狗找到了家。事后我们自己也有些惊讶窃喜。

再说说他的另外一个业余活动。他是来自纽约的美国犹太人。他

没有告诉我，但我偶然发现，除了当记者天天发稿子，他还曾在业余时间拍摄过一部获奖纪录片，《Four Seasons Lodge（四季旅店）》。他2009年拍摄的纪录片大致内容和经过是这样的。

2006年，他给《纽约时报》写报道过程中偶然听说纽约州山区Catskill附近的一个旅店有一群犹太人，他们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集中营的幸存者，二战结束后来到美国。几十个人来到了纽约州秀丽的山区，几十年居住在那里或者去度假，但某种原因迫使他们不得不卖掉旅店。这一年将是他们在那里最后的一个夏天，要永久离开那里。他得知后决定拍部电影，写真记录这一真实故事，作为后辈的犹太人，有责任有义务做这个公益。虽然他从未拍过电影，但在他的奔波说服感染下，找到了好莱坞著名电影摄影大师和其他各方电影技术人员，他用自己的积蓄并借钱外加筹得的捐款，开始了拍摄。他担任制片人兼导演和编剧，在此后三年中，大部分的周末和业余时间，他往返于山区和纽约市区。经过他的辛勤努力，终于拍摄了这部影片，记录了这群不同寻常的大屠杀幸存者，在他们大多八九十岁时生活中的一个既平凡又不平凡的经历，纪录他们的普通生活和喜怒哀乐。这是一部口述历史的电影，包含了这些幸存者对当年集中营的记忆，更多的是他们如今的快乐生活和乐趣，更不乏犹太人特有的对生活的乐观、信心和幽默。这是对美国当代犹太人历史的一个记录，一个注释，一个补充。随着时间推移，影片将更加凸显其历史意义和价值。多年来由于我先生的原因，我也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犹太人的影响和犹太文化的熏陶，外加上我学习拜读作品的世界上的哲学大家和法理学家大多是犹太人，所以，我对朋友的敬意增加了三分。

我将这部影片介绍给了我先生看。他也是来自纽约的犹太人。很巧的是，他小时候就在纽约州的那个山区生活过多年，就在那个旅店附近山的另一边。他对影片中的地理场景非常熟悉，而且当时在他周围就有大屠杀幸存者，勾起他对儿时的很多回忆。更巧的是，我将影片送给了我先生在美国的姐妹。他姐姐住在纽约附近的新泽西州，看了影片后告诉我们，她认出影片中的一位老者，他们曾经同去一个犹